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llage of musical performances. At the top left, a person is playing a stringed instrument, possibly a guqin. In the middle left, a person is play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possibly a suona. At the bottom, a group of six people are sitting in a row, each playing a drum. The background is overlaid with a large, stylized circular graphic that is divided into blue and red sections, with a dashed line around it.

# 魂

之

# 乐事

——音乐学术交流纪实录

张伯瑜 主编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 魂

之

# 乐事

——音乐学术交流纪实录

张伯瑜 主编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之乐事：音乐学术交流纪实录 / 张伯瑜主编.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5

ISBN 978 - 7 - 81096 - 900 - 0

I. ①魂… II. ①张… III. ①音乐—文集 IV. ①J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6460 号

Hùn zhī Yuè Shì

魂之乐事 —— 音乐学术交流纪实录

张伯瑜主编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特 16 开

印 张：17 字数：310 千字

印 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1096 - 900 - 0

定 价：7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基马西·布朗 (Kiamsi Browne) 博士，本书的主要策划人，英文版主编。没有来自于他的建议和激励，将不会有此文集的出版。

15 年来，基马西在美国加州阿苏萨太平洋大学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音乐艺术学院任教。他是一位作曲家、编曲者，也是一位歌手和民族音乐学家。音乐给了他很多表演的机会，唱遍了全世界，并把他的思想和学术带到了世界不同的角落。基马西是跨文化交流的倡导者，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人们成为了朋友。我很高兴，也很幸运曾与他一起工作，举办了多次中国和非洲的音乐学术交流活动，并完成了此部文集。但是，就在此文集将要完成的时候，他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离开了我们，使得本文集成为了对他的永久纪念！

吕伟峰

## 前 言

2005年夏天，我在美国卫斯理安大学访学期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从洛杉矶打来的。对方说他刚从中国回来，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了“中·非音乐对话”活动。他说活动非常成功，他为中国同行们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他就是基马西·布朗。

到了秋天，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SEM）的年会，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基马西，也见到了“中·非音乐对话”会议的策划者之一阿金·尤巴（Akin Euba）教授和许多曾来中国参加会议的外国朋友们。我们相互交谈，交流各自的想法，最后我们决定于2007年再举办一次类似的活动。

回国后，我主持音乐学系的工作。与系里的同事们商量后，我们同意音乐学系应该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学术活动，成为与国外学术界相互沟通的渠道，而且能够补充当时在教学上的短缺，特别是外国民族民间音乐实践性教学上的不足。与此同时，更能够为中央音乐学院、为全国、甚至为世界创立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这样，我们计划把类似“中·非音乐对话”的活动继续办下去，并用了“世界音乐周”这一名称，每年举办一次，活动主题和所涉及的国家不同，这样便有了“中·芬（兰）音乐对话”“中·新（西兰）音乐对话”“中·日音乐对话”“中·印（度）音乐对话”，等等。此活动至今依然在进行，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品牌活动。

基马西如期参加了2007年的活动。两次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把他的心、情感与学术同中国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引进外国的师资。为此，在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支持和批准下，音乐学系聘请了基马西来院开设《美国黑人流行音

乐文化》和《美国黑人灵歌合唱》两门课程。《美国黑人流行音乐文化》是理论性课程，全院学生选修；《美国黑人灵歌合唱》是实践性课程，由音乐学系学生组成“多元音乐合唱团”，每周数次训练，学期结业时举办了音乐会。两门课均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从本文集中的部分文章中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世界音乐周”和基马西教授所开设的两门课程的感受与认识。

相聚总是短暂的，但心灵总是连在一起的。基马西回到了美国，但心系中国，心系中央音乐学院。他渴望再次来到这里。他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所报告的内容中很多与中国有关。201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第42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年会，我们在会议期间再次相聚。

我于2011年离开了音乐学系主任的位置，介入了出版社的工作。他得知后建议能否联合做一点出版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编辑一本“*Musicking the Soul*”的想法。我开始并没有理解这将是一本什么内容的书，具有哪些学术价值，所以，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复。基马西不断努力，提出各种建议，发来了不同版本的编辑计划。我们来回地修改，最终确定了邀请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国外学者和曾经参与这些学者学术活动的中国老师与学生们撰写回忆录式的文章，其目的和价值是探讨和展示音乐学术交流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心灵沟通桥梁上的作用，并可记录这十余年里中央音乐学院，及其他中国的音乐学院在音乐学术交流上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共同商定和列举了20余位外国学者和20余位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向他们发出了写作邀请。反应是强烈的。10余位国外学者和10余位中国学者（学生）表示乐于贡献他们的文章。国外的文章均发到基马西处，国内的文章发到我这里。在经过了我們自己的编辑后，把文章整合在了一起，由我负责中外文间的相互翻译工作。由策划到组织，由撰写到编辑，再由翻译到校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天有不测风云，在这期间，基马西教授身患重病。手术后他顽强地回归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他申请了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基金到法国进行学术访问，他坚持编辑本书中的文章。就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他却离开了我们。

在大家深陷悲痛，不知所措之时，他的女儿杰德（Jade）接任了他的工作，继续完成她父亲没能完成的工作。她说：这是父亲最重要的心愿之一！她编辑了所有中译英的稿件，使得本书得以完成。

“Musicking”是一个特殊的词汇，表达的不仅仅是音乐的声音本身，也包含所有与音乐相关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为人们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这是基马西教授为本书起的书名，也表达了他对音乐、对音乐的学术交流，以及在访问了中央音乐学院后所建立起来的情感与认识。原计划本书包含两个前言，他写一篇，我写一篇，现在只剩一篇了。希望此篇也能表达出基马西教授所要表达的内容。同时，也是对基马西永久的纪念！

张伯瑜

2017年8月28日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 1 ) |
|-----------|-------|

## 上篇：西方学者的视角

|                        |       |
|------------------------|-------|
|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香蕉示范法” ..... | ( 3 ) |
|------------------------|-------|

作者：[美] 安东尼·西格

翻译：朱明月

|                    |        |
|--------------------|--------|
| 学术、文化及音乐上的相遇 ..... | ( 12 ) |
|--------------------|--------|

——记中·芬音乐国际研讨会

作者：[芬兰] 皮尔科·莫伊萨拉

翻译：陈心杰

|                   |        |
|-------------------|--------|
| 任何名称下的民族音乐学 ..... | ( 19 ) |
|-------------------|--------|

——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替身”和余下的我们

作者：[英] 基斯·霍华德

翻译：张玉雯

|                  |        |
|------------------|--------|
|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音乐 ..... | ( 41 ) |
|------------------|--------|

——探索潜能无限的世界

作者：[荷兰] 休伯·席佩斯

翻译：陈佳

|                            |        |
|----------------------------|--------|
| 爵士乐在中国：埃林顿公爵与迈尔斯·戴维斯 ..... | ( 50 ) |
|----------------------------|--------|

作者：[美] 艾迪·门德斯

翻译：张伯瑜

打造沟通桥梁,涵养音乐灵魂:在中国的10年音乐历程 ..... (79)

作者:[法] 马克·巴提尔

翻译:张伯瑜

朱践耳、西藏和《第三交响曲》 ..... (89)

作者:[美] 约翰·罗宾逊

翻译:张春蕾

关于东非(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东亚(日本、中国)音乐  
融合与调适的思考 ..... (135)

作者:[美] 辛西娅·谢·金伯林

翻译:张伯瑜

国际音乐交流:定义我们自己的有效方式 ..... (162)

作者:[美] 芮笛诗

翻译:张伯瑜

相聚的集体 ..... (177)

作者:[美] 迈克尔·维斯利

翻译:王玥

## 下篇:来自中国的感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187)

作者:张伯瑜

从历史、政治到文化看中国“世界”音乐观的演变 ..... (197)

作者:俞人豪

访学散记 ..... (205)

作者:刘勇

天涯若比邻 ..... (211)

——与外国学者交流小记

作者:李玫

|                             |       |
|-----------------------------|-------|
| 国际化教学的实践者 .....             | (216) |
| ——忆笔者就读期间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       |
| 作者: 王先艳                     |       |
| “相遇”在民族音乐学的征途 .....         | (225) |
| 作者: 张玉雯                     |       |
| 在参与中成长                      |       |
| ——民族音乐学学习小感 .....           | (231) |
| 作者: 陈心杰                     |       |
| 聆听、实践与感悟: 我的三次甘美兰演出实践 ..... | (236) |
| 作者: 刘晓倩                     |       |
| 对外文化交流视野中的世界民族音乐 .....      | (241) |
| ——以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周”为例          |       |
| 作者: 孙敬慧                     |       |
| 由《美国黑人流行音乐文化》课堂建立的友谊 .....  | (247) |
| 作者: 赵俊毅                     |       |
| 作者简历 .....                  | (256) |

## **上篇：西方学者的视角**



#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香蕉示范法”

作者：[美] 安东尼·西格

翻译：朱明月

那天，我们走在路上，准备再去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享用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某些教授笑着对我说我应该就是“香蕉教授”了。是的，在我的记忆里，我在 21 世纪早期访问中央音乐学院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诙谐幽默、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并用不同的方式探索音乐。

## 一、以香蕉为喻：益于思考胜过话语

之所以叫我“香蕉教授”并不是因为我又高又瘦，肤色黄且弓背弯腰，外形如串串香蕉一般，而是因为我发现在中国进行音乐研究方面的讲座时，以切香蕉的方式向学生们传达我的观点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具体而形象，可以克服翻译中的许多问题，并且没有多少教授在课堂中使用这种方法。

我会事先从自助早餐中准备一只熟而不软的香蕉，然后将我的瑞士军刀摆在讲台或桌子上。讲课时我会将香蕉举起说：“想象一下，这只香蕉就是音乐。它像音乐一样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理解。20 世纪 80 年代，我曾在巴西工作了 10 年，在那期间我们通常将存在于某一具体学科的不同方式称为不同的‘理论切口’。这些不同的理论切口或方式往往关注不同领域或知识传统中的问题，方式也便由此产生。可以说，音乐是不同著作者在处理他们研究领域中更广泛问题的一种学科资源。”

“让我们举例看看。音乐表演存在于音响空间中，但是声学领域比单

纯的音乐要大得多，而研究音乐中的音响只是‘切香蕉’——音乐——的一个角度。”我会用刀将香蕉对角而切，然后举起说：“但是一些学者从历史角度研究音乐，他们的切口是不一样的。”接着，我会将香蕉直线切开说：“一些学者从音调与节奏的角度研究音乐，他们的问题仅限于这一层面。”然后，我会再用一种不同的切取方式——或许会将香蕉坚硬厚实的茎部切下，继续说道：“人类学会从社会文化生活的角度研究音乐，因此它的切口也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会再采用另一种方式——或许将香蕉底部以对角线的方式切成两半，每一半为一到两英尺厚。如果学生们觉着非常有趣，我会说：“大脑研究者或许也有一种对待音乐的方式，他们在研究中使用先进的技术并用音乐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大脑。”我还会切一片细长的香蕉皮给大家看，然后解释一下这次解剖的全部意义。

“现在，看一下我桌子上的东西。”有茎部坚硬细瘦的横切面的香蕉，有直线切下的圆形体的香蕉，有带有尖角的椭圆体的香蕉，有松软的、不带任何白色果肉的香蕉皮等等。“这些部分看起来都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来自于同一根香蕉。音乐也是如此。音乐研究者们使用不同的理论方式，每一位研究者都为按照自己的切口取得的成果而自豪，并以为挖掘到了音乐的本质。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其他学者是错误的，认为他们的音乐素养不够，使用方法不恰当，在音乐上（或其他方面）一知半解或根本就是愚昧无知。被批判的学者们则奋力回击这些侮辱，捍卫自己的成果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是最好的。事实上，每一组研究者们的‘音乐’都是他们从自身角度所呈现出被研究音乐的一个方面。所有这些都是音乐，但研究方式不同，正如摆在我面前的这些部分都是出自于一根香蕉，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切口源于不同的角度。”我继续说道：“我们往往太执意于举起自己的音乐切面对别人说‘这是研究音乐的最好方式’，太执意于捍卫以我们的方式所取得的成果。我认为了解所有的音乐研究方式比争论谁对谁错更有价值。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将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一起会对我们理解更广大、更复杂的音乐整体有何益处。”

如果不做上述的讲解，我会转向对音乐学的探讨。“每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音乐学，每一门音乐学提供了一种称为‘音乐’的香蕉切面。我们不仅能通过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音乐传统和演奏方式增长知识，也能从他们的音乐学领域受益颇多。”

最后，我将这样总结我的“香蕉如音乐”的论述：“用香蕉作为比喻

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吃掉它！”令听众们吃惊的是，我会选一些较大、较干净的部分，剥掉皮，一下子塞到嘴里，然后继续讲述我在巴西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或其他一些我受邀讲述的内容。但是关于香蕉的比喻以及这次戏剧性的示范将会印记在人们的脑海。

我用香蕉示范意在传达这样一种观念：研究音乐的方式众多，采用其中一种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其他方式的了解和学习。中国的音乐学历史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中央音乐学院的许多学者与音乐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意义深远的成果。我并非想让学生或教授们认为之前的学术成果失去价值，而是借此也为中国以外的学者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我想强调的是，不同的音乐学传统都有其价值所在，而民族音乐学——对中国学生来说的一门新学科——也是探索音乐现象的许多途径之一。

在访问期间，我讲述的部分内容还围绕着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焦点，即现在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1999—2005）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2003），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其中，与当地人合作的田野调查是其在制定合理的行动方案 and 为音乐、戏曲等文化形式提供文化策略时的一个基本方法。

随着时代将研究焦点置于不同地区所有当代传统音乐文化的表演艺术之上，民族音乐学家也便一直致力于研究所谓的非物质和文化的东西：音响及其意义。而我希望未来一代的教授和研究生们更加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政策，因为仅仅构思或不加思索地运用政府或非政府遗产项目将会对当地的表演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尽管不能说我们的建议总是有效的，但民族音乐学毕竟提供了一些可以减少危害的理论和方法。

## 二、说什么？——语言挑战着相互间的理解

民族音乐学这门在中国以研究当代音乐传统的民族志学科发展迅速。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教师和学生们都渴望获取这一方面的知识并希望与外国学者交流。他们这种对学习和交流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知识所做出的努力是我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在过去的10年里，大量的中国学

生和教师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除了资助项目和研究外，中国的音乐学院还主办了许多会议——小到小型专项研讨会，大至大型专业国际会议。

2002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我拜访了福建省的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一起商讨2003年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大会的筹备工作。该大学将要主办这次会议，届时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人员将要来参加。王教授是此次会议的地区主席，而我是刚刚上任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秘书长。当时，我在王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会场和相关设施，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对我说：“大部分会议将在那边的建筑举行。”我朝他指的地方望去，却只看到一座小山，树林环绕，郁郁葱葱。我说：“但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啊！”他回答道：“明年会有的。”尽管由于2003年的“非典”，会议不得不推迟至2004年，但我们的确在这个地方的新建大楼里见面了。

比这座新建筑还令我难忘的是王教授和他的同事为克服中外参会者交流时的语言障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有的论文摘要都被翻译和打印成了中英文，几乎所有的中文论文都被翻译成英文。外国学者入场时都会拿到一本经过完全翻译的论文册。然而很少有英文论文被翻译成了中文，因为它们大部分没有按时上交，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论文从未被要求提前上交。我听说该大学的翻译系为此取消了期末考试，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和老师参与到此次会议的翻译中去。然而即便如此，语言仍旧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参加这类国际大会，如2009年在南非、2011年在加拿大以及最近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年会。2013年，上海音乐学院也在异常炎热的天气下举办了一次年会，然而比天气更令人难忘的是论文的广度、分会的数量以及全程呈现的精彩演出。当然，伴随着这些激烈的思想碰撞和优秀的音乐表演，还有丰盛的美味和志趣相投的同伴。

中央音乐学院也在积极主办这样的大会，许多重要的国际音乐学会议已经在此举办。这些会议总是令参会者兴奋，但也总是因为语言问题令人沮丧。

### 三、最大的挑战

语言是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可以一起享受美食、交换音乐作品，或甚至一起舞蹈或创作音乐，但是交流仍旧困扰着我们：我们无法读懂别人的学术论文。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会说普通话或阅读中文。许多美国学者在中国一边学习一边授课，还有一些学者在中国做研究并能说多种中国方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当中不懂中文的学者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国音乐和音乐学。然而，在与那些阅读外文有困难的学生交流时，特别是当学生们无法读懂该领域一些重要的文章时，却不得不需要借助翻译。很少有人会读或说五到六种语言，但全世界的音乐学术研究往往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呈现出来。

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到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及其所在单位都在为双方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做着各种努力，而中国的许多音乐学院也开始派送学生出国、举办教师交流会、实行博士后实习制以及出版译文及译著；研究机构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开展民族音乐学教育。在此期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被邀请至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开办讲座。许多民族音乐学文章被译成中文并发布到网上；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开始出版了许多中英对照的出版物，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经典的民族音乐学译著，如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的《愿它充满你的心灵》（*May it fill your soul*）和我的《苏雅人为何歌唱》（*Why Suyu sing*）。在写作本文时，我也希望本书的文章能以中英文形式出版。此外，许多年轻的中国学者们已经在美国、英国等地获得博士学位并以双语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希望当我还在执教时，能有大量这样的学者前来参观我们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对保护和发展传统音乐做出的另一番国际化努力便是“太极传统音乐奖”（Taichi Traditional Music Awards）的设立。我相信，这些奖项都是独特的，因为它们面向的是各国将传统音乐（或戏曲）带给新一代听众的音乐家、学者和音乐传承者或音乐改编者。许多国家为自己的传统设立奖项，但却没有哪一个奖项能够涵盖全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奖项包含了音乐的四种传播者。太极传统音乐奖既颁发给杰出的表演者、优秀的音乐学术研究者和传统继承者，也颁发给基于传统体系的创新者。评审团里既有代